

又快过年了,年味一日浓过一日。恍惚间,去厨房那缕氤氲的蒸汽,又顺着记忆的纹路飘了过来。

厨房里,蒸汽正从笼屉边缘汩汩溢出,裹挟着年馍将熟的甜香,与盆里面团苏醒的暖融气息缠在一起。老伴的手在案板上缓缓起伏,揉着下一锅的馍,动作比上一年又慢了些,仿佛揉的不是面,而是一团沉甸甸的光阴。这面是在滨州郊区磨的,无一丝添加剂,麦粒喝的是和老家菏泽同源的黄河水,揉起来比超市的面粉多了几分土生土长的筋道,混着黄河泥香,竟和几十年前老家灶上的味道分毫不差。孙子举着手机凑近拍摄,镜头近得能捕捉面皮上最细微的气孔。随后,一笔一画地记着:滨州小麦,黄河水浇灌,无添加面粉,和面水温38度,醒面时长两小时,末了还加一句批注:这是奶奶从菏泽带来的老方子,也是黄河水的味道密码。儿子在一旁轻声叮嘱:“别太近,小心烫着。”声音不高,却让满屋的喧嚣有了一瞬温柔的停顿。

笼屉最中央,端坐着那尊一尺见圆的大花糕,是当日当之无愧的主角,周边还配着几个枣花馍和看家馍。面皮如初雪新降,经反复揉醒,光泽如缎。花糕需用梳齿压出细密的纹路——这活儿考究手上巧劲。我年轻时总压得深浅不一,如今看老伴指尖起落,纹路匀整如大地的阡陌;再

用刀刀轻切出叶脉与云纹,点线交织成锦。花山则做成棱角分明的三角模样,底层塑出大鲤鱼的灵动身形,往上层层叠叠,嵌满红亮的“枣鼻儿”。那些“枣鼻儿”是面团搓成的小环,嵌上红亮如火的枣,像一圈圈紧紧相拥的笑脸,边缘浅浅的纹路恰似舒展的纹络,在素白面皮上缀成最鲜活的模样。花糕周遭,还谦逊地围着几朵精巧的枣花馍,以及几个特意做得敦实厚重、内

里藏枣的“看家馍”。它们安静地守在角落,构成一幅圆满的图景。

窗外偶有行人拎着大箱小包匆匆走过,红绸包裹的礼盒、鼓鼓囊囊的年货袋发出细碎声响,那是热气腾腾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年景。笼屉中央的花糕与案板上待蒸的“花山”静悄悄地,却把三代人的目光都粘住了——三双眼,看的是同一方糕、同一座山,却走进了三个不一样的年。

在我眼里,花糕是饥荒岁月里肠胃深处最诚实的念想。我们那代人,平日里粗粮都难吃饱,只有过年才能实实在在地见着白面。一年到头,从牙缝里省,从指尖尖上攒,才凑足蒸糕的面粉。那时菏泽老家的麦地也靠黄河水浇灌,麦收的香气与如今别无二致。花糕出笼的甜香能勾走人的魂,我只能远远站着咽口水,看它被郑重请上供桌,成为祭祀先祖的“脸面”。吃,要等到所有礼数走完。那时的年味,是匮乏中

舒展开了:“还是你懂规矩。这糕一拿出来,就真有年味儿了。”他守的不只是规矩,是让年节不至于失重的“秤砣”,是家族根脉的影子。

落在孙子瞳仁里,花糕成了待解的谜,是一块活着的“年之化石”。他活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却对这块面团充满好奇,他的手机镜头对着奶奶的手腕拍,追着他和他爸问“枣花为何朝下”“花山为啥是三角

# 过年的花糕

□ 孔祥富

耸立起的一座饱足的丰碑,是苦日子里熬出的一滴蜜。

到了儿子眼里,花糕成了规矩的化身,是年节不可或缺的核心道具。他成长的年代,白面已是家常,花糕不再是稀罕物,却必须是“像样的礼数”。如今镇上馍店能定制花糕,样式规整,省时省力,可俺家过年偏要自己动手做。他记得小时候去给姥娘拜年,把花糕和果子(甜点)稳稳地放在最上层,姥娘掀开红布时眼角皱纹都

的,非要挖透每个细节的门道。更让我心里一热的是,他系上围裙跟着学揉面,手虽笨却认真,还偷偷捏了小小的“福”字,“春”字贴在花糕边缘,让花糕添了几分稚嫩的生气。揭笼时,他学着爸爸的样子把花糕端上供桌,姿势有模有样,眼神里闪着干干净净的敬重。他小口尝着,像在嚼长长的时光,说:“爷爷,这黄河水浇出来的麦子,不管种在菏泽还是滨州,蒸出来的糕都是家的味道。”

其实,我们祖孙三代,都围着这口岁月的蒸锅。蒸汽最浓时,我们都深吸一口气——这口气里,有三代人共同认得家的味道。我们等的都是花糕蒸熟,却各有期盼:我等的是“粮满仓”的心安,儿子等的是“人团圆”的圆满,孙子等的是“根不断”的明白。当白雾散开,圆滚滚的花糕,敦实的“花山”露出来时,我们的心就被同一根柔韧的线拴在了一起。

堂屋方桌上,早已摆好先祖的牌位。第一笼花糕永远要先端上去供奉,“先敬后尝”的规矩我们都忘了。这第一口热气,是敬天地时序,敬先祖家训,敬山河太平。孙子仰脸问:“他们真能吃到吗?”我说:“重要的是我们年年记得摆上,这样他们就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未离开。”

围坐分食时,我慢慢咀嚼,品粮食穿过六十年风霜的本味;儿子吃得郑重,像为一场大戏落下帷幕;孙子眼睛亮亮的,还在琢磨他的年文化作文。冰箱再满,老伴也要仔细包好“看家馍”冻到二月二。我的“万一”是饥荒,儿子的“万一”是变故,孙子的“万一”是文化断层。这份未雨绸缪,顺着面团纹理静默传承。

原来,传承不是把同一块石头传下去,而是让不同的河水在同一道河床找到归宿。黄河水从菏泽流到滨州,蒸出的花糕还是老味,河床是黄河,根脉是家风。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 送别

——追忆贺娇龙同志

□ 常洪生

您直播的声音, 仿佛就在耳边; 您一袭红衣, 所向披靡, 仿佛就在眼前; 可是,您走了; 边疆人民不忍心让您走, 不是全国人民不想让您走呀; 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民, 手捧鲜花,思绪万千, 为您送行的人流呀, 绵延不断; 这是人民心灵的呼唤, 这是人民爱的呐喊, 您爱人民, 把一生无私奉献, 人民爱您, 把思念常记心间; 看吧! 人民会把您举得很高很高, 以您为榜样, 以人为本,大千苦干!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 雪落人间

□ 殷修亮

肃杀的冬天总是令人厌烦的,但因为有了雪就不一样了。诗人说:“雪是一种最纯的美,静静地来,静静地去,让冬天不那么孤独寂寞。”一场大雪,更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曼妙景色。于是,白雪自然成了冬天里的一种念想。

多年前,我写过一首《等雪降临》的诗:“风刚把温暖送走我就盼望雪花降临下雪的日子真美雪夜更有诗意可以静静感受心的跳动还有雪花亲吻大地的惊喜还不到降雪的节气我每日必打扫干净庭院等雪降临”。发表后,我剪下来贴在日记本里,冬日里常常拿出来读一读,倍感温暖和慰藉。

每到下雪时,我会想起小时候在村头的雪地里等待外出的父亲归来的情景。临近农历新年,在外游荡了几个月的父亲也该回家了。那几天,我都会起得很早,穿好衣服就踏着积雪到村头等待。村外白茫茫的一片,很少有行人的影子,世界显得陌生又空旷。我就踩着冻得麻木的小脚,用口里的热气哈着冻得通红的小手向远处张望。远处一个小小的黑影就让我感到惊喜和兴奋,但每次又都给我莫大的失望。

终于有一天,父亲裹着厚厚的棉衣,戴着“火车头”帽子,穿着一双很大的黄牛皮棉鞋,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装着风箱、炉子、铁锅、铁锤之类的工具,和两个卷得厚厚的棉被,一脸微笑地向我走来。这时,我会又惊又喜地跑过去,不顾一切地向父亲的怀抱扑去。父亲放下车子,用有力的大手把我抱在怀里……此时,夕阳把雪地映照得格外美丽。

雪天里还会有很多趣事发生。鲁迅先生在《故乡》里写过少年闰土的父亲在雪天捕捉鸟雀的场景,我小时候也常常和伙伴们用木棒支着筛子在雪地里做过这样的游戏,但捕捉到鸟雀的时候很少。或许是我们心急,或许是鸟雀太狡猾。最难忘的是看邻居捕捉黄鼠狼。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邻居弄来一个用竹子、铁丝扎制的长方形木笼子,里面囚着一只饿得吱吱叫的大老鼠,然后把木笼子放在堂屋山墙的台儿里。雪下了几天,饿得眼晕的黄鼠狼发现木笼子里的大老鼠,就急不可耐地要去扑食,可还没钻进木笼子,已被暗设在木笼子前的老鼠夹子生生夹住前腿和前身。大家把黄鼠狼的挣扎声惊动,便一起去看……大人们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把黄鼠狼拴住,然后从夹子上把它解脱下来……

我曾在一本介绍故宫的画册中看到过雪后的紫禁城。那一刻,我深深被雪后初霁的紫禁城震撼了!扬扬洒洒的大雪不仅遮掩不住她的容颜,反而增添了她的风姿,紫禁城被覆盖得如此静谧,如此祥和,如此干净。线条在风雪中更加清晰优美,形态在风雪中更加典雅端庄,意境在风雪中更加大气磅礴。我忽然觉得雪是属于古人的,现代化的钢筋铁骨破坏了雪柔软的灵性。

小雪节气那天,我接孙女放学。路上她问我:“爷爷,什么时候下雪啊?我想堆雪人。”我说:“快了,大雪正在赶路,知道我们等它呢。”

# 大不自多 海纳江河

——读明道诗集《绽放心灵的光芒》

□ 王霁良

同郡兄明道是位很有特色的作家、诗人。读完他新出的诗集《绽放心灵的光芒》,颇有感慨。之前知道他写得一手好散文,已出版了多部散文集,但他的诗同样打动人心。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挤出时间大量阅读中外文学著作,靠着执着和勤奋,练就了行云流水的文笔,散文流畅凝练、优美耐读,诗歌充满哲思、富有激情。

记不起哪位诗人说的了,诗歌是经过磁化并带有电荷的语言,既不同于口语,也不同于散文。在我看来,优秀的诗歌正是内心世界和语言文笔的高度合一,文笔之于诗人犹如颜色之于画布。明道兄从政多年,难得有这般才情初心。

诗歌写作是不及物写作,最先驱逐的是散文气韵,这一点明道兄做得很好,始终抱有对诗歌艺术的内在真诚、诗风开阔,坚实明朗,不以繁复的技巧取胜,却总能在细微之处见才华。

他善于从家乡生活中发寻诗情,注重开发视觉想象,将乡情浓缩得可以触摸心灵。他的《麦收季》这样写:

布谷鸟如约而至/伴随一声声痴情召唤/沉默的西南风/突然骚动不安/蚕老一时/麦熟一晌/五月响起古老的民谣/看遍地金黄日趋丰满……

诗作想象丰富,读来有绘画的立体感,给读者带来一望无际金色麦田的联想,感受到诗人对鲁西南黄河南岸这片工作、生活的土地饱含的深情。他的《故乡》:感怀星空虫鸣蛙鼓/难忘岁月里风和雨凉/是地/点点滴滴滋养着/我生命的欢快与悲伤……

诗作疏朗简约,音节和谐,满怀思念和忧伤,带给读者别样的感受。还有他的《所忆念的村庄》,立意新奇,形象别致:

鲁西南是一幅墨绿的画框/画框里/嵌一个土里土气的小庄/庄虽小/照样婚丧嫁娶/照样数星星望月亮……

叙述平静超然,视野开阔明澈,意象的质感如溪流自然流淌。荷尔德林说:诗人的本质就是还乡。通过还乡,故乡才能成为通往本源的近路,完成对本源的接近。这首《所忆念的村庄》节奏有致,诗的背面正是诗人对家乡故园的无限神往。他的《清明二十行诗》,欲扬先抑,对结构的把握得心应手,句法高超,展现出很高的水准:

在您坟前/父亲/儿不哭/我知道您在天堂/还在关注我/每一次伤心流泪/您都会更加难过……

独特是诗人的发言权。他善于捕捉和再现一瞬间的印象,几乎每一页都能碰上闪光的语言。《照着孙子有感》写得别有生活情调,通过还原生活细节,把初为祖父的感受力带进诗中,让人很想去分享他的幸福和喜悦。他还满怀深情地为汶川地震保护学生献出生命的老师写下诗歌《最后一课》:没有哀乐/也没有灵堂/泪水浸过的土地/生命会更加顽强/盛开在心灵的花朵/要比纸折的/地久天长……

还有《垂钓与旁观》《杨柳絮》《所行所见》《爬行与飞翔》等都很值得品味。他用近乎X光线一样穿透的眼光,从观察中发现禅思哲悟,将外界事物和社会生活巧妙融合,寻常之处反而处处透着诗意,如《鸚鵡》一诗:身着鲜红外衣/模样乖巧伶俐/善于学舌/装腔作势/惹得童子笑谈/你说什么鸟语……

他的这类诗作力求明了不高浮华,诗思经过情感的过滤,带来新的共鸣、启迪和感受力。四十余年笔耕不辍,明道兄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已经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其渊博的学识和自身修养,让他的诗在艺术上走得更远,给家乡诗歌界带来一抹新意。他的诗语言凝练、庄重沉郁,已形成自己的风格。当然,风格稳定固然重要,但从个人诗建设的高度看,还可以多研究一下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诗,进一步扩展诗歌文本的视野,为时代为人民写出更多与时俱进的好作品。



## 曹风

迎春 张成林 摄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

## 马背上的新年

□ 谢汝平

作为一个热血男儿,总希望能策马奔腾、纵横驰骋,听风声在耳边快速远去,让新的光明扑面而来。再没有比这个更加快乐的事了,尤其在岁末年初,多么渴望迎接一个马背上的新年。

我虽然不是游牧民族,但是对马的喜爱与生俱来,就像如今爱车的男人一样,谁都渴望有一辆漂亮的适合自己的坐骑,这就是男人的性格特点,有征服天下的欲望。对于一个坚强的男人来说,图霸天下就是终极梦想,而颠簸的马背就是实现梦想的开始。漂泊四海行走天涯的“侠客”们尽管满脸风霜,却最有男人味。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匹骏马,与自己形影不离、相伴终生。在每一个新

年,面对徐徐升起的朝阳,谁都想策马跃过,体验无与伦比的超越时光的快感。心中总有一幅情景:夕阳西下,无边旷野上,一个人牵着一匹马,慢慢远去,留下让人伤感的背影。无数次,我把那背影当成自己;无数次,我歪过头去亲近我的马。落寞的背影并不代表我有失败的人生,纵然遇到一时的困难也并不能说明我已失去信心。一人一马的情景令人慨叹,人生道路也许就是如此寂寞。可想而知,要见过多少迷人的风景,跨越多少山川与河流,经历多少风霜雨雪,才能安静地在夕阳下走一走!这是令人心醉也令人心醉的场景,希望能定格在自己的脑海里。我相信,

夕阳经过一夜的休憩,必将迎来次日的勃发,第二天也许就是崭新的新年,一人一马又将踏上新年的旅程。前路未知,有美好的风景也有令人防不胜防的凶险,但这就是男人的征途,打马驰骋天涯,胜过寻常人生百倍。

对于新年,我总拿出全部的热诚发挥全部的想象,不是迎合它,也不是征服它,只希望能与它携手并肩而行。我所说的骏马也许并不存在。我从未骑过马,小时候骑过家里的大黄犬。那家伙聪明极了,一下子趴在马背上,让人无法着力,只好无趣地离开。即使这样,我仍然相信自己拥有一匹骏马。也许每个人都有一匹骏马,我们总能迎来

马背上的新年。这匹马或许只是自己的腿脚,行走天下只能靠它。我们用腿脚迎接新年,再用深情的目光送走它,如此时光更迭,我们在马背上悄悄老去。每个英雄都有迟暮的时候,不管是祖先还是后辈都不可避免。

有人不在乎新年。对于他们来说,每一天都是新年,这是生活的智者,可太过聪明的人会活得很累。我愚笨,我执着,或许是人们所说的一根筋。我喜欢真正的新年、日历上标注的通红的新年。我会跃上心中的骏马,或许它的原型只是一条狡猾的黄狗,但这无所谓,笨人也会激励自己,过一个畅快淋漓的马背上的新年。

## 最难忘

zuizhuanwang

曾经的农村,不知何时兴起了派年货。每逢春节来临,农村“小能人”都将自产自购的农产品、猪羊肉、春联等年货在本村或到外村找熟人挨门排户地派卖。派卖时有付现钱的,可大多家庭由于经济困难,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钱来,就赊着,单等派主上门催要。

笔者已年逾花甲,小时候经常在临近春节时遇到来家里派年货的。对此,父亲常常无奈地感叹:“唉,咋整?不要吧,碍于面子,人家上门来了,张嘴容易合嘴难!要吧,这钱呢?再是赊着也不能赖账!”所以每当远远看到有派年货的来了,父母就愁眉苦脸的。母亲说:“要是有个院子就好了,将大门一锁,就……”父亲听不下去了,摆摆手打住,气冲冲地说:“尽说废话!拒了人家的面子,往后谁还跟你来往?”于是,每次都是父母苦笑着收下年货,待送走人家,就对着年货发呆……

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关于派年货引发的感人故事。先说第一件。我左边的邻居是两位老人,他们都病怏怏的,常年用药养着,再加上孩子多,家境非常困难,借钱成了家常便饭。这天,俺村在粮所上班、绰号“大财主”的中兴领着个陌生人拉着平板车来派年货。他们刚出俺家的门,我就见陌生人指指左边邻居家,说:“咱去他家派吧!”谁知中兴脸一寒,极不耐烦地说:“这家是俺庄上有名的穷光蛋,谁和他沾!你的年货想泡汤?要去你自己去!”不料话还没落音,

就听左边邻居三婶大声说:“派年货的别走,俺也要!”中兴一下惊呆了,他愣愣地看着从露天厕所里走出来的三婶,足足有两分钟,没好气地说:“派的鞭炮,两块钱一盘,你要不?”

“要!”三婶声调带刺,“不光要,还要两盘!”中兴更惊了:咋的?出门捡到钱了还是不打算过了?三婶瞥着中兴走过来,从车上拿了两盘鞭炮,对陌生人说:“你等等,我回家拿钱!”待三婶把钱交给陌生人回到家,就听见三叔发起了牛脾气。他哭着吼三婶:“咱刚卖鸡鸭兑了几个过年的钱,你都给败坏了……”

过年那天,三婶家在村里第一个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爆响声震得村子直打颤。我跑到她家门前拾掉落的爆竹时,就听三婶哭丧着脸说:“人家都吃饺子,咱过年喝‘糊涂粥’,我不知道好的好吃?可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咱不能叫人家瞧不起!人穷不能志短!你们几个听着。”显然她是在说孩子,“做人,要堂堂正正,不论往哪里一站,都不能让人家矮!要让人瞧得起,就得肚子里有货,身上长本事!”经三婶这么一激,她的孩子们个个刻苦学习,后来都考上了中学或大学,并分别在不同城市成家立业。而中兴呢?因为家里条件好,孩子学习不努力,都辍学成了农民。中兴本人呢?遭遇下岗,后来办了退休,养老金也不高。再后来,儿子不慎触电致残,老伴又患了癌症,拉下一片饥荒。好在三婶不计前嫌,动员几个孩子拿出

## 派年货

□ 张昌伦



两万元接济了中兴,致使中兴羞愧难当!从此,乡亲们对三婶更是敬佩有加。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当时担任记工员的胡老伯。这天,他领着外地朋友挨家派过年的猪肉。当派到李家老光棍的时候,他竟要十斤,还是赊账。胡老伯料他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劝他少要点。不料老光棍竟发起火来:“怕我还不起账是吗?人死不死账不烂!我一个人没牵没挂的,就想吃好的,说要十斤就要十斤!”胡老伯就赌气给了他。哪想过年老光棍竟外出当官流去了,一去不回。眼看朋友来催要了两次,胡老伯忍不住了,就卖了只青山羊替老光棍还了账。这下惹恼

了常年卧病在床的老婆:“人家骂老冤你占双份!你替人家跑腿,还替要滑头的乡亲说:‘老伴心疼钱,她咋说都不为!’但朋友奔咱来买东西,那是相信咱啊,说啥不能亏了人家!”乡亲们啧啧称赞胡老伯:为人就是诚实守信!

历经改革开放春风的洗礼,如今农民都由穷变富,派年货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销售方式也一去不复返了。但作为一种春节习俗,它将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相框里。尤其是那些关于派年货引发的故事,更是常常感动我、鼓舞我、激励我,教我一生都要做实在人、热心人、厚道人!